



圖一 商晚期 析子孫父丁方鼎 中銅1347 高20.3、口徑12.5×16.7公分 四條柱足上端都裝飾以牛角獸面紋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俯首甘為孺子牛

說青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、紋飾與銘文

本文因篇幅較長，分為兩篇，前篇登出於本刊一月號，所述銅器的牛

游國慶

紋裝飾有如下五類：一多牛頭整飾與附飾；二主體大牛角獸面紋；三腹足部上之大牛角獸面紋；四器蓋上端牛頭飾；五肩飾牛頭與牛首銜環。茲篇再舉五類「牛」的造型與紋飾，並總結其於銅器紋樣中的形成原因與時代特色。文末更羅列漢字「牛」在歷史上的演變形體，透過古篆隸草行楷的排比，可清楚了解現行「牛」字的得形由來。

一、柱足上之牛角獸面紋

作為負載重物象徵的牛首，除了在尊、罍大型酒器的肩部；爵、角、罍、盃、觥等中小型酒器的提梁半端；鬲、甗、鬲鼎等煮食器的袋形足腹部之外，也綴飾在方鼎的柱足上部。至於許多特大圓鼎、方鼎的半蹄足上端所飾的獸面紋，為何往往是誇張的大卷曲羊角獸面紋，或是帶C形巨耳的虎面紋，其主要原因應該也

是前文所述：在原始意涵逐漸模糊、被人淡忘以後，繁飾誇張的紋樣工藝師，便將各種動物的主特徵，施諸本該為象徵負載重物的牛角獸面紋上，於是羊角、虎頭、龍角等異形，也移植至銅器負重位置的袋足、柱足上部、器耳、器下腹鑿把、蓋鈕、蓋面各部位，職是之故，銅器鼎足的獸面，遂有了多元角形的豐富變化與樣態。柱足上的牛角獸面紋，主要流行

在商代晚期中段到西周早期，如商代晚期中段的〈牛方鼎〉（高三七·二公分、口徑縱六四·四公分、橫四五·六公分；一九三五年河南安陽武官北地出土）、西周早期成王時的〈德方鼎〉（高三四·二公分、口徑縱十四·二公分、橫十八公分；上海博物館藏）、西周早期的〈斗鼎〉（高三四公分、口徑縱十四公分、橫十八公分；一九六七年甘肅靈台白草坡一號墓出土），皆在柱足上飾以牛角形的獸面紋。可以作為

柱足牛角獸面紋的斷代標準。

故宮院藏的兩件商周方鼎，亦可資以驗證牛角獸面紋於柱足上之裝飾表現：

析子孫父丁方鼎（圖一），商晚期器。兩立耳，頸下飾雙身獨首龍紋，間飾雷火紋而以雲雷紋飾底。腹飾以三道呈山形排列的圓凸乳丁，四

角有出棧。器內壁鑄有銘文，舊釋為五字：「析子孫·父丁」，「析子孫」是族徽，近人釋作「舉」一字。四條柱足上端都裝飾以牛角獸面紋，鼻頭微高而起伏，牛角則左右平展而略為上揚。整體造型渾穆而典雅、嚴正而不猙獰，牛頭托負器身、頸口間騰龍通天，是祭祀禮器的藝術傑作。

斝父方鼎（圖二），西周早期器。兩立耳，寬平口沿，器身各面中間與四角均以鈎曲扉棱為飾，內有鳥紋圍成長方形，姿態生動。四條柱足上端都裝飾以牛角獸面紋，又以突起山形的棱脊為鼻界，牛角左右平展上揚。飾紋華麗精美，上有飛鳥環繞、下有四牛撐舉，扉棱相映、丰采綽約，也是件禮器精品。

二、器蓋立雕牛形鈕

銅器帶蓋，始見於二里岡上層期的獸面紋壺（河南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、湖北黃陂盤龍城、北京平谷劉家河、陝西城固龍頭鎮均曾出土），蓋上作菌狀鈕或半環鈕。至商晚期器類增多，除了菌狀鈕、半環鈕外，常見有方彝、方罍、

文物脈絡

俯首甘為孺子牛——說青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、紋飾與銘文



圖四 西周早期 伯矩鬲 高30.4、口徑22.8公分
首都博物館藏 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6-008
蓋鈕是兩個相背的立雕牛頭



圖五 西周晚期 梁其壺 高35.6、腹徑30公分
1940年陝西扶風任家村出土
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5-148
蓋鈕為圓雕小臥牛

當然也是這樣設計理念下的產物，而非以耕牛的負重特質為訴求。
至西周早期的〈伯矩鬲〉（圖四），器身三袋足均作牛頭形，牛角翹出器表（前篇舉院藏〈祖乙尊〉亦作相似的表现手法）；器蓋蓋面紋飾由兩個相背的牛頭組成，牛角翹起上揚；正中蓋鈕則是兩個相背的立雕牛頭。

在西周晚期的〈梁其壺〉（圖五），蓋上也以圓雕臥牛為鈕飾，十分精緻。
一般認為在東周以後，銅器的禮制意涵減褪、生活實用的寫實表現增加，各種獸面紋、龍紋、鳳紋等紋飾，漸漸脫離神秘的通天祭祀角色，轉為現實世界的生活形象塑造，「牛」

方壺蓋上的四坡形鈕：圓齒、圓疊蓋上的圈柱形捉手鈕；提梁卣蓋上習見的花蕾形鈕和瓜形鈕；獨鳥鈕見於圓齒、方齒、方罍蓋；相背雙鳥形鈕也

偶現於罍蓋；至於全器仿動物形的象生器，如犧觥、羊觥、豕尊、象尊、鴉齒、虎食人齒、虎紋觥、鳥獸紋觥等，其蓋上鈕式則有小龍、小虎、小



圖二 西周早期 虢父方鼎 故銅2364 高25.6、口徑15.6×19.6公分
四條柱足上端都裝飾以牛角獸面紋，又以突起山形的棱脊為鼻界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象與鳳鳥立雕等，極為生動精雅。唯一作帶牛角之小立獸形蓋鈕的是〈亞罍〉（圖三）。

作為掀蓋所須持捉的「鈕」，原依實用之需有菌狀鈕、半環鈕、花蕾形鈕和瓜形鈕，後以小動物飾之，則皆為精緻小巧的小龍、小虎、小象、小鳥立雕，〈亞罍〉蓋上的小犢牛，



圖三 商晚期 亞罍 高29.3、口徑16公分
1980年河南安陽大司空南539號墓出土
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3-49
蓋鈕為立雕小犢牛



的紋飾——臥牛型態和百戲中的鬥牛圖紋自然應運而生。然而我們從上述商晚期〈亞罍〉帶牛角的立獸形蓋鈕、西周早期〈伯矩鬲〉蓋鈕兩個相背的立雕牛頭、到西周晚期〈梁其壺〉蓋上的圓雕臥牛鈕飾，可以確信小巧精美的牛形蓋鈕的來源甚早，由立牛、牛頭、臥牛的轉變，看出牛形鈕飾時尚的遞嬗。

春秋戰國時期銅器蓋上的圓雕臥牛鈕飾多出現於銅鼎，如：

六個〈臥牛龍紋鼎〉，高二二·三〇公分、口徑二四·三二公分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825），一九八八年山西太原金勝村出土，覆盆形蓋，上置三臥伏狀犀牛作鈕，同墓出土此式大小相次成列的鼎共六件，屬升鼎，春秋晚期晉國器。〈三犀鼎〉，高二三·口徑二二·四公分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800），一九八一年北京通縣中趙甫出土，蓋上置三臥犀作鈕，戰國早期燕國器。〈會侯乙鼎〉，高三九·三分、口徑三九·六公分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1011），一九七八年湖北隨州擂鼓墩一號墓出土。圓拱形蓋，蓋上三

文物脈絡

■ 俯首甘為孺子牛——說青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、紋飾與銘文



圖七 戰國早期 鑿金三犧鼎 中銅1426：JW2738 高11.2、口徑9.6公分 鼎蓋上三頭表情生動的臥牛，顧盼生姿、樸拙可愛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鬥牛，下腹作勾聯雲雷紋。壺形為戰國早期流行的鼓腹壺，肩部兩側飾獸首銜環。

另一件戰國早期狩獵紋壺（圖九），紋飾以浮雕與鑲嵌並施於器身，肩部以下用飛鳥隔為二層搏獸



圖八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中銅1280：JW1878 高35.1、口徑12.3公分 腹部飾以人獸相搏圖二層：上層為搏虎、下層為鬥牛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，或刺虎、或射野牛，其下腹間又有刺射水牛圖，牛身騰躍、尖角朝前，疑為古蒐禮的實景描繪之片影。



圖六 四牛首銅鼎 購銅58 高21.6、口徑19.2公分 蓋上四頭立臥牛，屈臥四肢，引頸昂首、張口露齒而睜目前瞪、配合環鈎的犄角，形象十分生動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臥牛鈕，戰國早期曾國器。〈臥牛鈕鼎〉，高二八·三公分、口徑二四公分（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1013），一九八六年湖北荊門包山二號墓出土。圓拱形蓋，蓋上三臥牛鈕，戰國中期楚國器。可知進入東周，中原晉、北方燕、南方楚、曾各國的青銅器，仍存圓雕臥牛鈕飾的風尚。
故宮院藏〈四牛首銅鼎〉（圖六），斂口，兩附耳曲折上展，三蹄足，蓋上中心飾渦紋，周圍飾三角形雲雷紋為地的淺浮雕曲身四足的三條龍紋，雕畫精緻而特殊，相類紋樣見於春秋晚期燕國〈交龍紋壺〉的壺蓋（一九六三年河北懷來北辛堡出土，高一公分、口徑十四·四公分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0117、118），故可據以定〈四牛首銅鼎〉為春秋晚期燕國青銅器。鼎蓋上四頭立臥牛，張口露齒、睜目前瞪、犄角環鈎，十分生動。
故宮院藏戰國早期鑿金三犧鼎（圖七），鼎蓋上三頭表情生動的臥牛，顧盼生姿、樸拙可愛。此鼎尺寸甚小，加上鑿金裝飾，應是當時的玩器，用來儲放小件玉器、銅飾件，這

種「弄器」，早見於殷墟婦好墓，西周晉侯夫人墓也有不少，均極小巧而精妙，是帶有三晉鼎式風格的極品。

三、搏牛圖像紋

春秋晚期起，一種新型的紋飾主題進入了青銅世界，在江蘇六合、鎮江、淮陰、山東平度、山西路城、長治、河南洛陽、汲縣、輝縣、河北唐山、四川成都等地，分別發現了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的針刻或嵌錯人物畫像紋飾的銅匜、銅盤、銅盆與銅壺，其內容為人物、建築、車馬、鳥獸、樹木等題材的寫實社會生活畫面，似在表現當時的燕禮、射禮、蒐禮、鄉飲酒禮等儀節。而在屬戰國早期的銅鑑、銅圓壺、方壺，以及圓壺上，則往往有分作上下數層，鑄製出各種節慶禮儀的真實景致。狩獵紋壺上有鮮活的「鬥牛」場面，讓人深深感受「牛」在人類世界中的角色變換。

戰國早期狩獵紋壺（圖八），全器裝飾以浮雕之圖像紋，頸部為異鳥銜蛇、肩部有帶翅神人、腹部飾以人獸相搏圖二層：上層為搏虎、下層為

文物脈絡

■ 俯首甘為孺子牛——說青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、紋飾與銘文



圖十二 春秋晚期牛形銅簠鎮4件 購銅145-148 高5.9公分、寬7.5公分 高6.4公分、寬7.5公分 高6.5公分、寬7.3公分 高6.0公分、寬7.3公分 身軀彎曲如球，牛首回顧，相貌溫馴，神情平和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未出現，人們大多是跪坐在鋪有蓆子的榻或地面上，在東周至魏晉的許多畫像磚、畫像石，以及銅鏡的紋飾中，都可見到類似景象。由於蓆子多

用草或竹編織，四角易卷起，須用重物壓住，故各種造型與質材的蓆鎮應運而生，其中又以動物造型的銅鎮最多。蓆鎮自春秋晚期興起、戰國時普



圖十三 宋 銅鎏金臥牛形鎮 贈銅372 高2.4公分 牛身橫臥，四肢屈縮，體態閒逸，一幅恬憩樣貌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中銅777：JW2770 高37.5、口徑10.3公分 肩部搏獸圖用飛鳥隔為二層，或刺虎、或射野牛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西周中期 牛形尊 5-165 高24、長38公分 一九六七年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 陝西省歷史博物館藏 尊作整體牛形，蓋作牛首連背，上飾一立雕小龍為鈕，全身光素，只眼、眉、角上略有陰線雕刻，卻極其寫實地塑造出「水牛」的生動形象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5-165



圖十 商晚期 鳳紋犧觥 高14、長19公分 一九七七年湖南衡陽市郊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觥作整體牛形，蓋作牛首連背，蓋上俯視可見一條龍首魚身，上飾立雕小虎，腹足飾長卷冠、長卷尾鳥紋，頸下飾小龍、獸面紋，皆以雲雷紋飾底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4-87

四、銅器全牛造型

銅器造型以整體動物形象出現，始見於商晚期，作為酒器的觥、尊、卣，有綜合多種鳥獸紋飾而組成的象生器，如犧觥、羊觥、豕尊、象尊、鴝首、虎食人卣、虎紋觥、鳥獸紋觥等。以全牛為形塑主體的青銅酒器，也見於商晚至西周，如現存美國哈佛

大學藝術博物館的商晚期〈犧觥〉（高18.6公分，〈中國青銅器全集〉4-89）；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商晚期〈小臣兪犀尊〉（高二·九公分、長三·七公分，銘四行二十七字，傳清道光年間山東壽張梁山出土，〈中國青銅器全集〉4-234）；一九七七年湖南衡陽市郊出土的商晚期〈鳳紋犧觥〉（圖十）；一九六七年陝西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〈牛形尊〉（圖十一），都是極好的例證。

到春秋戰國時期，「牛」的主題承繼前代，有綜合多種鳥獸紋飾而組成的象生酒器，如：上海博物館藏春秋晚期〈犧尊〉：高三三·七公分、長五八·七公分，一九二三年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，尊作水牛形，頸背上有三個孔穴，中間一穴套有一鍋形器，可以取出。牛腹中空，可盛水以溫酒（〈中國青銅器全集〉8-55）。

而因應東周興起、迄秦漢大盛的生活日用需求，也在油鐙上（如湖南博物館藏西漢〈銅牛鐙〉）、蓆鎮上多所表現。

唐朝以前，現在習見的床、椅尚

文物脈絡

■ 俯首甘為孺子牛——說青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、紋飾與銘文

商晚期牧父乙觶（圖十八），手持竹木棍驅牛之形，牛旁字即作上述牛首之簡化形。

商晚期牧父乙觶（圖十八），手持竹木棍驅牛之形，牛旁字即作上述牛首之簡化形。

與器腹飾直條紋，蓋緣、器口下與圈足，皆飾鉤喙鳥紋一道。兩半環耳，上有獸頭、下有珮。器內鑄銘一字「牛」，作牛頭象形，與〈牛鼎〉銘相似。簋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。



圖十七 西周早期人頭盞戟 1972年甘肅靈台白草坡二號墓出土 長25.2公分 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6-195

商晚期牧父乙觶（圖十八），手持竹木棍驅牛之形，牛旁字即作上述牛首之簡化形。

商晚期牧父乙觶（圖十八），手持竹木棍驅牛之形，牛旁字即作上述牛首之簡化形。

與器腹飾直條紋，蓋緣、器口下與圈足，皆飾鉤喙鳥紋一道。兩半環耳，上有獸頭、下有珮。器內鑄銘一字「牛」，作牛頭象形，與〈牛鼎〉銘相似。簋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。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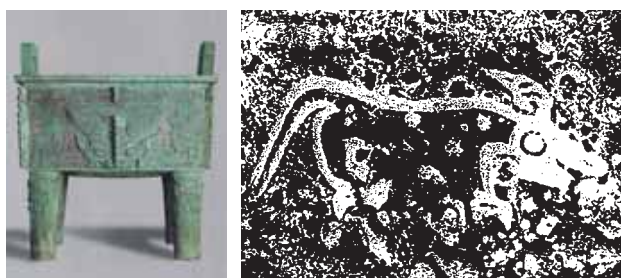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因應己丑牛年的到來，特別選取故宮院藏帶牛紋的銅器，並考察中國青銅器裡「牛」主題造型與紋飾、銘文的多種配置，綜合為十個面向以作介紹，計分：一多牛頭鑿飾與附飾、二主體大牛角獸面紋、三腹足部上之大牛角獸面紋、四器蓋上端牛頭飾、五肩飾牛頭與牛首銜環、六柱足上之牛角獸面紋、七器蓋立雕牛形

商	西周	春秋	戰國			秦	西漢	東漢	魏晉以後
甲骨一期2/11111八	昌鼎	侯馬盟書	包山楚簡246	包山楚簡266	郭店楚簡 唐七	睡虎地簡一五·四四	長沙砂子塘西漢墓木刻泥匣	造作頤書銘	

鈕、八搏牛圖像紋、九銅器全牛造型、十「牛」字象形徽號與字形演變，以對銅器上牛的造型、紋飾、族徽銘文，有全面的了解。
牛，因力大、能耐勞負重，早被人類飼養以供勞役，用以耕種、載物，豐收後又用以祭祀神明，成為極重要的犧牲品。《周禮》「少牢」為

及、秦漢時大盛（如一九八一年陝西咸陽茂陵一號墓出土有四隻一組的鎏金虎形鎮，體內灌鉛，以增加重量）。唐宋以後，文人書桌上的閱讀與寫字也需用「書鎮」和「紙鎮」，但已不像席鎮般作四只一組的出現。
春秋晚期牛形銅席鎮四件（圖十二），體腔中空，實以範土，牛身飾綉紋與鱗片紋。身軀蜷曲如球，牛首回顧，相貌溫馴，神情平和。

宋銅鎏金臥牛形鎮（圖十三），銅上的鎏金磨損，只頭、尾、足部殘存，牛身橫臥，四肢屈縮，兩牛角上各有四道刻痕，體態閒逸，一幅恬憩樣貌。
五、「牛」字象形徽號與字形演變
商晚期〈牛方鼎〉（圖十四），器內底鑄有一族徽「牛」的側身象形文，器腹四面與四足上部均飾牛角獸



圖十四 商晚期牛方鼎 1935年安陽武官北地1004號墓出土 高37.2、口徑45.6×64.4公分 器內底一「牛」族徽，器腹飾大牛角獸面紋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2-41



圖十五 西周早期 牛鼎 高31公分 三足上部飾牛角獸面紋，蓋與器各鑄銘一字「牛」，作牛頭象形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2-41



圖十六 西周早期 牛簋 高20.3公分 器內鑄銘一字，作牛頭象形，與「牛鼎」銘相似。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5-57

半環形把手有效結合，往往見於爵、角、罍、盃、觥的提鑿上端，疊的兩肩與下腹部，這也是傾酒時施力的重要部位，尤其爵、角、罍的牛鑿首

飾與附飾)
五是牛頭鑿首，作高浮雕與器之

頭與牛首銜環)
四是較罕見的高浮雕與淺浮雕牛頭的繁複組合，出現在西周初期的幾件四耳簋和方座簋上，似乎表示以大量的牛為犧牲奉神獻享（十八或二十四頭，以通神、祭享）（一多牛頭鑿首銜環，都可溯源於此。（五肩飾牛頭與牛首銜環）

牛角獸面紋

羊、豬二牲，諸侯用之；「太牢」為牛、羊、豬三牲，唯天子用以祭神，「牛」在祭儀中的重要性由此可知。作爲銅器上的紋飾，在商周時期，自然肩負著祭典中溝通神靈的角色；東周以後，則隨紋飾表徵訴求的不同，變爲生活寫實的代表。重新整理本文所列銅器上出現的「牛」與其代表的精神：



圖十八 商晚期 牧父乙觶 中銅1024：2516 高13.1、口徑8×9.6公分 鑄銘「牧父乙」三字在圈足內壁，「牧」字象（牧童）手持竹木棍驅牛之形，牛旁字即簡化之牛首形。

一是全牛與牛頭的整體塑型酒器，在酒器中牛尊、犧觥蓋上的全牛整體塑型，象徵對牛的犧牲角色的極致再現。由農耕—豐收—釀酒—祭祀之序列，不難理解爲何有牛尊、犧觥的出現（以通神）。而全牛塑型的簠、書鎮，則說明了牛爲重物的本質，一直未被人們遺忘（以負重）。簡化全牛只存立雕牛頭以作裝飾，則見於角、爵等飲酒器的蓋上，也是較大的牛首立雕（以通神）。（九銅器全牛造型）

二是牛角獸面紋的浮雕裝飾，以農業生產最主力的耕牛，幻化爲藉由動物紋飾以充神人媒介（所謂靈媒）的主角，方鼎、方座簋的器壁；圓卣的器身與蓋面；獸形觥的蓋面後部，在規格較高的禮器中，常常展露它的身影（以通神）。略爲簡化的大牛角獸面紋則出現在鬲、甗、鬲鼎的袋形足腹部，生動地托附銅器；簡化的小牛角獸面紋則出現在方鼎柱足上，顯示其爲承載施力的重要角色（以負重）。（二主體大牛角獸面紋、三腹足部上之大牛角獸面紋、六柱足上之

（以提舉），是該器類中獸頭鑿首的最大宗，更是銅器中出現「牛」最多的部位。（四器鑿上端牛頭飾）

六是器蓋立雕牛形鈕。除了極少數的牛頭鈕（以提舉）外（如伯矩鬲），最重要的是以寫實臥牛形象作蓋頂中間提鈕，與蓋面外圈上等距分布的添飾（掀蓋倒置時亦可爲蓋足），常在鼎蓋上作三或四隻立雕臥牛形鈕，形象生動可愛（以玩賞），代表了人們看待牛的另一種角度在銅禮器中的呈現。（七器蓋立雕牛形鈕）

六是搏牛的圖像。東周以降，寫實主義的鑄造與紋飾手法進入青銅世界，狩獵紋壺上鮮活的「鬥牛」場面，或許是「蒐禮」的部分情節，但以矛刺牛、以箭射牛的景象，業已全然改變原本用以通神、以提舉、以負重的「牛」在銅器中的角色，更無可愛玩賞的成分，「活生生」、「血淋淋」的景象，讓人深深感受「牛」在人類世界中的角色變換——由祭祀通神的崇高代言，降而爲殺戮訓練的低賤對象，即便商周祭祀後的「牛」也是被殺分食，但其處理性體的心態與狩

獵紋壺上的「鬥牛」場面，必然大不相同。（八搏牛圖像紋）

七是「牛」字的漢字字形演變。從銅器造型的全牛形、簡化後紋飾的牛頭形，驗證「牛」字的構形由來：族徽上，除了（牛方鼎）作全牛形（牧父乙觶）的「牧」的「牛」旁）抽象線條化而有商周甲金文的「牛」字，經戰國簡書平直化、秦漢隸變後，遂成今日習見的「牛」字。（十「牛」字象形徽號與字形演變）

魯迅《華蓋集》自嘲詩：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爲孺子牛」，雖是以牛作喻，自許擇善固執，爲民服務之心，但回想牛之於人，或爲祭祀犧牲，以奉神明；或爲犁田負重、牽繩役使；或爲鬥牛娛樂，聳角騰刺——凡此種種，都可以從銅器上「牛」的造型與紋飾上窺知一二。

我們披檢存世與院藏銅器，探討「牛」在人類的青銅文明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，重建其歷史地位，是否也算是一種「俯首甘爲孺子牛」呢？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